

湘行散記

改訂本

沈從文著作集之一

小
上
庚

湘
行
散
記

沈從文著作集之一

湘行散記

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出版

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再版

每冊定價國幣一元二角

印刷者
開明書店

發行者
開明書店
代表人范洗人

著作者
沈從文

印翻准不 * 權作者有

(59 P.) Y 湘 D 221

目 錄

一	一個戴水獺皮帽子的朋友	一
二	桃源與沅州	二
三	鴨窠圍的夜	二〇
四	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	三〇
五	一個多情水手與一個多情婦人	三九
六	辰河小船上的水手	四四
七	箱子巖	六六
八	五個軍官與一個煤礦工人	七四
九	老伴	八二
十	虎雛再遇記	九一
十一	一個愛惜鼻子的朋友	一二二

一個戴水獺皮帽子的朋友

1

我由武陵（常德）過桃源時，坐在一輛新式黃色公共汽車上，更從很平坦的大堤公路上奔駛而去，我身邊還坐定了一個懂人情有趣味的老朋友，這老正特意從武陵縣伴我過桃源縣。他也可以說是一個「漁人」，因為他的頭上，戴得是一頂價值四十八元的水獺皮帽子，這頂帽子經過沿路地方時，卻很能引起一些年青娘兒們注意的。這老友是武陵地方某大旅館的主人。常德、河洑、周溪、桃源沿河近百里路以內喫四方飯的標緻娘兒們，他無一不特別熟習；許多娘兒們也就特別熟習他那頂水獺皮帽子。但照他自己說，使他迷路的那點年齡業已過去了，如今一切已滿不在乎，白臉長眉毛的女孩子再不使他心跳，水獺皮帽子也並不需要娘兒們眼睛放光了。他今年還只三十五歲。十年前，在這一帶地方凡有他撒野機會時，他從不放過那點機會。現在既已規規矩矩作了一個大旅館的大老闆，童心業已失去，就再也不胡鬧了。當他二十五歲左右時，大約就有過一百個女人淨白的胸膛被他親近過。我坐在這樣一個朋友的身邊，想起國內無數中學生，

在國文班上很認真的讀陶靖節桃花源記情形，真覺得十分好笑。同這樣一個朋友坐了汽車到桃源去，似乎太幽默了。

朋友還是個愛玩字畫也愛說野話的人。從汽車眺望平堤遠處，薄霧裏錯落有致的平田、房子、樹木，皆如敷了一層藍灰，一切極爽心悅目。汽車在大堤上跑去，又極平穩舒服。朋友口中揉合了雅興與俗趣，帶點兒驚訝嘆道：

「這野雜種的景致，簡直是畫！」

「自然是畫！可是是誰的畫？」我說。「大哥，你以為是誰的畫？」我意思正想考問一下，看看我那朋友對於中國畫一方面的知識。

他笑了。「沈石田這狗彘的，強盜一樣好大膽的手筆！」

我自然不能同意這種讚美，因為朋友家中正收藏了一個沈周手卷，姓名真，畫筆不佳，出處是極可懷疑的。說句老實話，當前從窗口入目的一切，瀟灑秀麗中帶點雄渾蒼莽，氣概還得另外找尋一句恰當的比擬，方能相稱啊。我在沈默中的意見，似乎被他看明白了，他就說：

「看，帖子。老弟你看，這點山頭，這點樹，那一片林梢，那一抹輕霧，真只有王麓臺那

野狗幹的畫得出！」

這一下可被他「猜」中了。我說：

「這一下可被你說中了。我正以爲目前風物極和王麓臺卷子相近；你有他的扇面，一定看得出。因爲它很巧妙的混合了秀氣與沈鬱，又典雅，又恬靜，又不故作。」

「好，有的是你這文章魁首的形容……」接着他就使用了一大串野蠻字眼兒，把我喊作小公牛，且把他自己水獺皮帽子向上翻起的封耳，拉下來遮蓋了那兩隻凍得通紅的耳朵，於是大笑起來了。彷彿第一次所說的話，本不過是爲了引起我對於窗外景致注意而說，如今見我業已注意，他便很快樂的笑了。

他掣着我的肩膀很猛烈的搖了兩下，我明白那是他極高興的表示。我說：

「牯子大哥，你怎麼不學畫呢？你一動手，就會弄得很高明的！」

「我講，牯子老弟，別丟我罷。我也是一個仇十洲，但是只會畫婦人的肚皮，真像你說，『弄得很高明』的！你難道不知道我是個什麼人嗎？」

「你是個妙人。絕頂的妙人。」

「繡衣哥，得了，什麼廟人寺人，誰來割我的××？我還預備割掉許多男人的××，省

得他們裝模作樣，在婦人面前露臉！我討厭他們那種樣子！」

「你不討厭的。」

「牯子老弟，有的是你說的。不看你面上，我一定要對他們……」

這個朋友言語行為皆粗中有細，且帶點兒嫵媚，真可算得是一個妙人！

這個人臉上不疤不麻，身個兒比平常人略長一點，肩膀寬寬的，且有兩隻體面乾淨的大手，初初一看，可以知道他是個軍隊中喫糧子上飯跑四方人物，但也可以說他是一個準紳士。從三歲起就歡喜同人打架，為一點兒小事，不管對面的一個大過了他多少，也一面辱罵一面揮拳打去。但人長大到二十歲後，雖在男子面前還常常揮拳比武，在女人面前，卻變得異常溫柔起來，樣子顯得很懂事怕事。到了三十歲，處世便更謙和了。生平書讀得雖不多，卻善於用書，在一種近於奇蹟的情形中，這人無師自通，寫信辦公事時，筆下都很可觀。為人性情又隨和又不媽虎，一切看人來，在他認為是好朋友，掏出心子不算會事；可是遇着另外一種老想沾他一點兒便宜的人呢，他就完全不同了。——也就因此在一般人中他的毀譽是平分的；有人稱他為豪傑，也有人稱他為壞蛋。但不妨事，把兩種

性格兩個人格拼合攏來，這人才真是一個活鮮鮮的人！

十三年前我同他在一隻裝軍服的船上，向沅水上游開去，船當天從常德開頭，泊到周溪時，天氣已快要夜了。那時空中正落着雪子，天氣很冷，船頂船舷都結了冰，他爲的是惦念到岸上一個長眉毛白臉龐小女人，便穿了嶄新絳色緞子的猗猗裏馬褂，從那爲冰雪凍結了的木筏上爬過去，一不小心便落了水，一面大聲嚷「牯子」，老弟這下我可完了，一面還是笑着掙扎。待到努力從水中掙扎上船時，全身皆已爲水弄溼了。但他換了一件新棉軍服外套後，卻仍然很高興的從木筏上爬攏岸邊。到他心中惦念那個女人身邊睡覺去了。三年前，我因送一個朋友的孤雛轉回湘西時，就在他家中，看了他的藏畫一整天。他告我，有幅文徵明的山水，好得很，被一個婦人攬走，十分可惜。到後一問，才知道原來他把那畫賣了三百塊錢，爲一個小娼婦點蠟燭掛了一次衣。現在我又讓那個接客的把行李搬到旅館中來了。

見面時我喊他：

「牯子大哥，我又來了，不認識了我吧。」

他正站在旅館天井中分派用人抹玻璃，自己卻用手抹着那頂絨頭極厚的水獺皮

帽子，一見到我就趕過來用兩隻手同我握手，握得我手指痠痛，大聲說道：「嗨，嗨，你這個騷牯子又來了，妙極了，使人正想死你！」

「什麼話，近來心裏開得想到北京城老朋友頭上來了嗎？」

「什麼書，壁上掛，——當天賭咒，天知道，我正如何念你！」

這自然是一句真話，糧子上出身的人物，對好朋友說謊，原看成為一種罪惡。他想念我，只因爲他花了四十塊錢，買得一本倪元璐所寫的武侯出師表。他既不知道這東西是從岳飛石刻出師表臨來的，末尾那顆巴掌大的朱紅印記，把他更弄胡塗了。照外行人說來，字既然極其「飛舞」，四百也不覺得太貴，他可不明白那個東西應有的價值，花了那麼一筆錢，從一個退伍軍官處把它弄到手，因此想着我來了。於是我們一面說點十年前的野話，一面就到他的房中欣賞寶物去了。

這朋友年青時，是個綠營中守兵名分的巡防軍，派過中營衙門辦事，在衙門中栽花養金魚。後來作了軍營裏的庶務，又作過兩次軍需，又作過一次參謀。時間使一些英雄美人成塵成土，把一些傻瓜壞蛋變得又富又闊；同樣的，到這樣一個地方，我這個朋友，在一堆倏然而來倏然而逝的日子中，也就做了武陵縣一家最清潔安靜的旅館主人，且同時

成爲愛好古玩字畫的風雅人了。他既收買了數量可觀的字畫，還有好些銅器與磁器收藏的物件泥沙雜下，並不如何希罕，但在那麼一個小地方，在他那種情形下，能力卻可以說儘夠人敬服了。若有什麼雅人由北方或由福建廣東，想過桃源去看看，從武陵過身時，能泰然坦然把行李搬進他那個旅館去，到了那個地方，看看過廳上的蘆雁屏條，同長案上一切陳設，使會明白賓主之間實有同好，這一來，凡事皆好說了。

還有那向湘西上行過川黔考察方言歌謠的先生們，到武陵時最好就是到這個旅館來下榻。我還不曾遇見過什麼學者，比這個朋友更能明瞭中國格言諺語的用處。他說話全是活的，即便是諢話野話，也莫不各有出處，言之成章。他那言語比喻豐富處，真像是大河流水永無窮盡。在那旅館中住下，一面聽他罵罵用人，一面使我就想起在北京城圈裏編大辭典的諸先生，爲一句話一個字的用處，把水滸，金瓶梅，紅樓夢……以及其他小說翻來翻去，剪破了多少書籍！若果他們能夠來到這個旅館裏，故意在天井中撒一泡尿，或裝作無心的樣子把髒東西從窗口拋出去，或索性當着這旅館老闆面前，作點不守規矩缺少理性的行爲，好，等着就是。你聽聽那作老闆的罵出幾個希奇古怪之眼兒，你會覺得原來這裏還擱下了一本活辭典！倘若有個經濟社會調查團，想從湘西弄到點材料，這

旅館也是最好下榻的處所，因為辰河沿岸碼頭的稅收，煙價，妓女，以及桐油，朱砂的出處，行價，各個碼頭上管事的頭目，他知道的也似乎比別人更清楚。——他懂得多哩，只要想想，人還只在二十五歲左右，就有一百個年青婦人在他面前裸露過胸膛，同心子，普通讀書人看來，這是一個如何豐富嚇人的經驗！

只因我已十多年不再到這條河上，一切皆極生疏了，他便特別伴送我過桃源，為我租雇小船，照料一切。

十二點鐘我們從武陵動身，一點半鐘左右，汽車就到了桃源縣停車站。我們下了車，預備去看船時，幾件行李成為極麻煩的問題了。老朋友說，若把行李帶去，到碼頭邊叫小划子時，那些喫水上飯的人，會「以逸待勞」，把價錢放在一個高點上，使我們無法對付的。若把行李寄放到另外一個地方，空手去看船，我們便又「以逸待勞」了。我信任了老朋友的主張，照他的意思，一到桃源我們就把行李送到一個買酒麴的人家去。到了那酒麴鋪子，拿煙的是個四十歲左右的胖婦人，他的乾親家倒茶的是個十五六歲的白臉長身女孩子，腰身小，嘴唇小，眼目清明如兩粒水晶球兒，見人只是轉個不停。論輩數，說是乾

女兒呢。坐了一陣，兩人方離開那人家灑着手下河邊去，在河街上一個舊書鋪，一幅無名氏的山水牽引了他的眼睛，二十塊錢把畫買定了。再到河邊去看船，船上人知道我是那個大老闆的熟人，價錢倒很容易說妥了。來回去逼船總寫保單，取行李，一切安排就緒，時間已快到半夜了。我那小船明天一早方能開頭，我就邀他在船上住一夜。他卻說酒麴鋪子那個十五年前老伴的女兒，正燉了一隻雞等着他去消夜。點了一段廢纜子，很快樂的跳上岸匆匆走去了。

他上岸從一些吊腳樓柱下轉入河街時，我還聽到河街上哨兵喊口號，他大聲答着「百姓」，表明他的身分。第二天天剛發白，我還沒醒，小船就已向上遊開動了。大約已經走了三里路，卻聽得岸上有個人喊叫我的名字，沿岸追來，原來是他從熱被裏脫出趕來送我的行的。船傍了岸。天落着雪，他站在船頭一面抖去肩上的雪片，一面質問弄船人，為什麼船開得那麼早。

我說：「帖子大哥，你怎麼的，天氣冷得很，大清早還趕來送我！」

他鑽進輪裏笑着輕輕的向我說：「帖子老弟，我們看好的那幅畫，我不想買了。我昨天晚上還看過更好的一本冊頁！」

「什麼人畫的？」

「當然仇十洲。我怕仇十洲那雜種也畫不出。牯子老弟，好得很……」話不說完他就大笑起來。我明白他話中所指了。

「你又迷路了嗎？你不是說自己年紀已老了嗎？」

「到了桃源還不迷路嗎？自己雖老別人可年青！牯子老弟，你好好的上路吧，不要胡思亂想我的事情，回來時仍住到我的旅館裏，讓我再照料你上車吧。」

「一路復興，一路復興，」那麼嚷着，於是他同一匹豹子一樣，一躍又上了岸，船就開了。

◎ 牯子即公牛。

桃源與沅州

全中國的讀書人，大概從唐朝以來，命運中就註定了應讀一篇桃花源記，因此把桃源當成一個洞天福地，人人皆知。那地方是武陵漁人發現的，有桃花夾岸，芳草鮮美。遠客來到，鄉下人就殺雞溫酒，表示歡迎。鄉下人皆避秦隱居的遺民，不知有漢朝，更無論魏晉了。千餘年來，讀書人對於桃源的印象，既不怎麼改變，所以每當國體衰弱發生變亂時，想做遺民的必多，這文章也就增加了許多人的幻想，增加了許多人的酒量。至於住在那兒的人呢，卻無人自以為是遺民或神仙，也從不曾有人遇着遺民或神仙。

11

桃源洞離桃源縣二十五里。從桃源縣坐小船沿沅水上行，船到白馬渡時，上岸走去。忘路之遠，近亂走一陣，桃花源就在眼前了。那地方桃花雖不如何動人，竹林卻很有意思。如椽如柱的大竹子，隨處皆可發現。前人用小刀刻畫留下的詩歌，新派學生不甘自棄，也多刻下英文字母的題名。竹林裏間或潛伏一二剪徑壯士，待機會霍地從路旁躍出，仿照水滸傳上英雄好漢行爲，向遊客發個利市。桃源縣城則與長江中部各小縣城差不多，一

入城門最觸目的是推行印花稅與某種公債的布告。城中有棺材鋪，官藥鋪，有茶館酒館，有米行腳行，有和尚道士，有經紀媒婆。廟宇祠堂多數爲軍隊駐防，門外必有個武裝同志站崗。土棧煙館皆照章納稅，受當地軍警保護。代表本地的出產，邊街上有幾十家玉器作，用珉石染紅着綠，琢成酒杯筆架等物，貨物品質平平常常，價錢卻不輕賤。另外還有個名爲「後江」的地方，住下無數公私不分的妓女，很認真經營他們的業務。有些人家在一個菜園平房裏，有些卻又住在空船上，地方雖僻一點，倒富有詩意。這些婦女使用她們的下體，安慰軍政各界，且征服了往還沅水流域的煙販，木商，船主，以及種種過路人。挖空了每個顧客的錢包，維持許多人生活，促進地方的繁榮。一縣之長照例是個讀書人，從史籍上早知道這是人類一種最古的職業，沒有郡縣以前就有了它們，取締既與「風俗」不合，且影響及若干人生存，因此就很正當的向這些人來抽收一種捐稅（並採取了個美麗名詞叫作花捐）。把這筆款項用來補充地方行政，保安，或城鄉教育經費。

桃源既是個有名地方，每年自然就有許多「風雅」人，心慕古桃源之名，二三月裏攜了陶靖節集與詩韻集成等物，來到桃源縣訪幽探勝。這些人往桃源洞賦詩前後，必尙有機會過後江走走。由朋友或專家引導，這家那家坐坐，燒匣煙，喝杯茶，看中意某一個女

人時。問問行市，花個三元五元，便在那齷齪不堪萬人用過的花板牀上，壓着那可憐婦人胸膛放蕩一夜。於是紀遊詩上多了幾首無題詩，「巫峽神女」，「漢皋解珮」，「劉阮天臺」等等典故。一律被引用到詩上去。看過了桃源洞，這人平常是很謹慎的，自會覺得應當過醫生處走走，於是匆匆的回家了。至於接待過這種外路風雅人的妓女呢，前一夜也許陸續接待過了三個麻陽船水手，後一夜又得陪伴兩個貴州省牛皮商人。這些婦人說不定還被一個水手，一個縣公署執達吏，一個公安局書記，或一個當地小流氓，長時期包定佔有，客來時那人往煙館過夜，客去時再回到婦人身邊來燒煙。

妓女的數目，佔城中人口比例數不小。因此彷彿有各種原因，她們的年齡皆比其他都市更無限制。有些人年在五十以上，還不甘自棄，同孫女輩行來參加這種生活鬭爭，每日輪流接待水手同軍營中火夫。也有年紀不過十三四歲，乳臭尚未脫盡，便在那兒服侍客人過夜的。

他們的技藝是燒燒鴉片煙，唱點流行小曲，若來客是糧子上跑四方人物，還得唱唱軍歌黨歌，與電影明星的新歌，應酬應酬，增加興趣。她們的收入有些一次可得洋錢二十三十，有些一整夜又只得三毛五毛。這些人有病本不算一回事，實在病重了，不能作生活